

大美三门峡

□董海霞

三门峡是被自然与历史共同雕琢的瑰宝，她以独特的魅力静卧于黄河之畔，山川秀美，文化深厚，是一个名字里就蕴含着诗情画意的地方。

大禹治水时，挥神斧将高山劈成“人门”“神门”“鬼门”三道峡谷，引黄河之水滔滔东去，三门峡由此得名。这里山势险峻，水流湍急，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文人墨客竞相吟咏的胜地。而位于灵宝市的函谷关，更是中国古代军事防御的重要关隘，见证无数历史的沧桑巨变，留下“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千古佳话。

走进三门峡，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气势磅礴的黄河，这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在三门峡更显其磅礴与温柔并存的风姿，河水在这

里或奔腾咆哮，或宁静如镜，与两岸青山相映成趣，构成了一幅幅惊艳的山水画卷。

大天鹅与三门峡也颇有渊源。据说，早在20世纪60年代，善良的三门峡市民曾在黄河岸边救助过一只大天鹅。这一善举成了大天鹅与三门峡不解之缘的起点。为保护这些珍贵的大天鹅，三门峡市建立了多个湿地保护区和湿地公园，如天鹅湖国家城市湿地公园等。每年都会迎来大批越冬的大天鹅，因而成为我国大天鹅越冬栖息地，被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命名为“中国大天鹅之乡”，成就了“天鹅之城”的美誉。

三门峡不仅自然风光旖旎，更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这里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等在此

留下了丰富的遗迹。走进三门峡市博物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辉煌与沧桑，让人穿越时空，感受那份厚重的历史沉淀。特别是虢国博物馆，以其精美的青铜器、玉器，展示了西周时期虢国的繁荣与辉煌，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文化、艺术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三门峡的美，美在山水之间，美在民风淳朴，美在历史人文，美在守正创新。无论是走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还是参与地坑院的民俗活动中，都能感受到那份浓厚的地域文化和人情味。三门峡黄河文化旅游节暨中部特色商品博览交易会等活动，展示了三门峡的自然风光和文化遗产，促进了地方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使这座城市愈加生动、鲜活。

此外，还有专属三门峡的特色美食，如灵宝肉夹馍和陕州糟蛋、十碗席等特色美食，食之更是令人回味无穷，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深受外地游客喜爱。

三门峡，这座诗如画的城市，它以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淳朴的人文风情，构成了一幅幅动人人心魄的美丽画卷。在这里，每一个瞬间都恰似一首诗，每一处风景都仿若一幅画。每一次去往三门峡，在回程的路上，我都会细细品味，慢慢地感受那里的宁静与美好……

三门峡，美丽的“天鹅之城”，一座温馨有爱的城市。一个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地方，一个值得你驻足凝眸的地方，一个名字里就蕴含着诗情画意的地方。



烟火里的疼爱

□司德珍

每年五月，我都会回一趟乡下的老家。

因为父母总早早打电话来催：“天热了，你啥时候回来看看？”语气里总有几分殷切的期盼。其实不仅他们盼着我，我也想念老家厨房里那口铁锅腾起的热气。

到家前一晚，母亲就已经把擀面杖、小葱和面粉都备好了。她知道我爱吃她的葱油饼。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厨房里就传出细碎的声响——菜刀剁葱、油锅轻响、面团被按压的咚咚声。那声音不吵，像是在对这座还在沉睡的村庄轻声说：“我的孩子回来了。”

我起床时，屋外还有点微凉的雾气，屋里却已是热腾腾的烟火气。母亲在灶台前忙着，灰白的头发在火光的映照下泛着柔和的光。她听见我的动静，回头问：“咋不多睡一会儿，是我吵醒你了？”我摇头笑着，没有，闻到你烙葱油饼的香味儿，睡不着了。母亲笑着说：“你这孩子啊！”边说边把第一张饼从锅里夹出来，撕下一角，习惯性地吃了吃，递给我：“快尝尝，看看是不是还是那个味儿。”我接过米来咬一口，还没来得及叫烫，笑容已在先一步洋溢在脸上。

是的，还是那个味儿。小时候放学回家，书包一甩就往厨房跑，母亲总在灶前转身笑着说：“急啥，饼刚出锅。”那时候日子清苦，调料不过盐和酱油，唯一的奢侈，是那滚油带出的焦香，而那一张张葱油饼，就是我童年里温柔的满足。

我吃得正欢时，父亲回来了。他手里拎着一个红塑料桶，里面是一捧捧嫩绿的榆钱，翠绿欲滴，还带着露水的湿润，像极了四月里长出的一串串温柔。他怕母亲嫌他走远了，进门先笑着解释：“我就去后山那棵老榆树转了圈，这榆钱嫩着呢，明儿就老了。”他看到我，咧嘴一笑：“妮儿，睡醒啦，今年这榆钱香，我尝了几个，甜着呢。”这些榆钱，是他用清晨的露水换来的心意。我抓上一把，塞进嘴里，含着满口的春意，一点点。

傍晚回城时，母亲往我包里塞满了饼和饺子，父亲又跑去院角拎来一小桶榆钱，说可以冻起来慢慢吃。我笑着说你们太夸张了，他们却一齐回答：“我们老了，也就能做这些了。”我没说话，怕声音一颤，眼泪就落下来了。人生很多事都可以搁置，唯有这份疼爱，哪怕迟一点回应，心里也会隐隐发疼。

所以，我每年回来，不为别的，只为再尝一口家里锅里的香，再见一次父母眼底的亮光，还有藏在烟火里的疼爱。

故乡的月光与麦浪

□王卫涛



警徽压着肩章，像故乡麦田里压弯秸秆的穗。巡逻车碾过城市褶皱的夜晚时，我总错觉车灯是祖父烟袋里明明灭灭的火光，而远处楼宇的轮廓，渐渐叠成故乡低矮的屋檐。那里有母亲在灶台前揉面的手，有父亲蹲在田埂上抽烟的剪影，还有村口那棵老槐树，年轮里刻着数百年的春秋。

故乡的春日，是青麦拔节的脆响与布谷鸟的啼鸣交织的诗行。儿时总爱赤脚踩进松软的田垄，看泥土从趾缝间溢出，像大地温柔的回应。村东头的本家叔，总在谷雨后扛着犁耙走向田头，他的吆喝声惊醒了沉睡的蚯蚓，也惊醒了孩童们对土地最初的敬畏。如今门前老槐树的枝丫依旧伸展，却再难寻见那些在树荫下打陀螺、滚铁环的少年——他们像两盏不灭的灯，照亮我漂泊的归途。

故乡啊，你教会我弯腰，却让我在尘世里站成了不倒的麦子。故乡啊，那魂牵梦萦的地方，既然暂时无法与你相拥，那就让所有未及诉说的思念，长成来年春天麦田里第一株破土的新绿。

中，像一群笨拙的青蛙扑腾。水花溅起时，总能看到岸边洗衣的婶娘们笑骂：“娃们，可小心点儿，水里有蛇咬！”如今小溪还在，只是岸边洗衣的青石板上，长满了青苔。

秋收时节，金黄的麦浪是故乡最壮阔的画卷。祖父常说：“麦子就是一切，一切都服从于麦子，麦子就是咱农民的胆子。”那时我不懂，只记得他布满老茧的手在麦穗间游走，像抚摸婴儿的胎发。如今在城市的霓虹里奔波，才懂得那弯腰收割的姿势，是人与土地最虔诚的对话。

还记得去年回乡，看见几个孩童举着竹竿粘知了，他们的笑声与二十多年前的我重叠，恍若时光倒流。

最难忘的是村头的碾盘。月光如水的夏夜，老人们摇着蒲扇，将神话与传说碾成细碎的星光。白蛇闹许仙的缠绵、穆桂英挂帅的飒爽，在碾盘的吱呀声里流淌成河。如今碾盘已废弃，但那些故事仍在我心底盘旋。

每当夜深人静，总想起母亲塞进行囊的衣物，想起父亲临别时欲言又止的眼神。他们像两盏不灭的灯，照亮我漂泊的归途。

故乡啊，你是我生命最初的胎记，是灵魂永远的归宿。无论我走得多远，那片麦田的绿浪、那口老井的清甜、那声“回来啦”的乡音，终将化作我骨血里的烙印，在异乡的寒夜里，温暖我疲惫的梦想。

故乡啊，你教会我弯腰，却让我在尘世里站成了不倒的麦子。故乡啊，那魂牵梦萦的地方，既然暂时无法与你相拥，那就让所有未及诉说的思念，长成来年春天麦田里第一株破土的新绿。

又到桑葚成熟季

□肖伟

微风拂过黄河水，碧绿的麦浪传递着喜悦，丰收的讯息潜入地垄，一望无垠的麦田里，现代化灌溉设备正在工作，喷洒着的一道道水线，形成白色的雾，在阳光下泛着淡淡光晕，流溢成梦幻的色彩。

在黄河一号公路的码头前，站在观景台上眺望，美景尽收眼底。奔腾而去的黄河水，沙渚旁摇曳的芦苇，岸边惊起的水鸟，马路上穿行的车辆，三三两两嬉笑的人群，构成一幅天蓝水碧、渚清沙白、欢歌笑语的图景。

“快看，路边有桑葚！”朋友的话打破了我的思绪，我顺着他的指的方向，在公路下方，看到一株野生的桑葚树，枝头挂着黑红的桑葚，随风轻摇，散发着诱人的香甜。

朋友的女儿萌儿更是充满了好奇，欢快地叫嚷着。我们一行人走下观景台，沿着旁边斜坡，片刻便走到桑葚树前。桑葚树不大，枝叶间点缀着绿的、白的、红的、黑的桑葚，煞是喜人。于是，我们就忙碌开了，先把较低处红的桑葚一颗颗采摘下来，放到袋子里，然后拉过柔韧的桑枝，将上面成熟的桑葚一扫而光。这时，观景台上的游客们也走了过来，大家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桑葚的大小和口感。

我们开始沿着河道行走，欣赏着黄河岸边优美的自然风光。我抓起几颗桑葚放入口中，一股甘甜的汁液直击舌尖味蕾，沿着喉咙流淌，直达肺腑深处。

“叔叔，桑葚好吃吗？”“当然好吃。”“你小时候吃过吗？”“你给我讲讲你们那时怎么摘桑葚的好吗？”“当然可以。”

这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我拿出一看，是父亲从老家打来的。接通电话后，父亲告诉我，老家的桑葚熟了，坍塌的老宅周围长满了桑树，熟透了的桑葚挂满枝头，无人采摘，落了一地。

听着父亲的话，电话这头，我已泪流满面。

像在脑海中纷至沓来。中午的阳光漏过树叶的缝隙，高大的桑树下，一群小伙伴们抬头望着树上累累桑葚，馋得直流口水。接着，几个人便脱下鞋子，抱着比自己还粗的桑树，向上攀爬。爬上去后，便骑在树枝上招呼下面的小伙伴。然后，我们将桑葚摘下丢进嘴里，在那个缺少零食的年代，桑葚便成了童年记忆里最甘甜的味道。这可急坏了树下的小伙伴们，他们大嚷着也要吃桑葚，树上的人便扔下去一些，他们从草地上捡起来，品尝着桑葚的甘甜和美味。

树上的小伙伴们衣兜里装满桑葚后，便沿着粗壮的树干爬了下来，大家围坐在草地上开始分桑葚，等桑葚分完后，大家将一颗颗桑葚丢入盛满水的玻璃瓶中，看桑葚在水中起伏着，浓浓的紫色在水中渐渐扩散，小伙伴们高兴地笑出了声。在初夏时节，小伙伴们喝着桑葚水，偶尔还能品尝到水中的桑葚，别提有多高兴了。大家开心地说笑着，这时才发现，每个人的嘴唇、舌头、手掌都变成了紫色。

听到远处父母的呼喊着，大家才纷纷从草地上起身，朝家的方向奔跑而去。

“叔叔，你在想什么呢，半天也不说话？”

“我在想小时候摘桑葚的事。”

“你给我讲讲你们那时怎么摘桑葚的好吗？”

“当然可以。”

这时，我的手机铃声响了，我拿出一看，是父亲从老家打来的。接通电话后，父亲告诉我，老家的桑葚熟了，坍塌的老宅周围长满了桑树，熟透了的桑葚挂满枝头，无人采摘，落了一地。

听着父亲的话，电话这头，我已泪流满面。



题字:邵玉铮

三门峡赋

□墨玉

豫西奥壤，赫赫三门。襟河渎而带崤函，控关陇以引伊洛。星分柳张之墟，地接嵩邙之胜。禹斧劈峡，分九州之锁钥；周鼎分陕，定两关之圭臬。

今观三门，物阜民熙。大坝锁浪，化黄龙而为碧镜；铁桥跨壑，连秦晋以通八荒。农产丰饶，香飘沃野；工业崛起，声驰九垓。生态护持，湿地栖珍禽；城绿景美，街衢纳福居。秉周召之遗风，承大禹之浩气，乘新时代之东风，必铸千秋之伟业。

三门之险，险在天地造化；

三门之灵，灵在古今交融。昔者

崤之战骨，今化沃土；汉唐驼铃，

犹振云霄。览此雄关，抚今追昔。

愿效傅说举于版筑，敢忘禹生于石组？

乃作铭曰：

山河表里三门壮，

文脉纵横万古流。

莫道黄河无静日，

云开雾散见瀛洲！

诗路花语

黄河味道 (组诗)

□中堂山人

(一) 卢氏风情

洛河的雪
在官坡豆腐里凝成霜花
文峪樱桃咬破的浆汁
染红晨雾里的竹筐
十三花拼盘的翡翠
裹着土鸡和牛内汤的清唱
槲叶包起岁岁
封存山野的悠长
范蠡鱼宴的涟漪漫过瓷盘
中华鲜银鳞轻飘月光
竹篮里大个烧鸡油亮
脂香指引炊烟的方向
鹤河的流水拨动挂面的弦
大石河糁子汤中
橡子凉粉沉浮
碎月与木耳共舞
香菇藏着山林的私语摇晃
杜关石子馍复刻古老星图
淇河雪酿成毛河酒的芬芳
光明麻片的芝麻
诉说着卢敖洞里的过往
连翘茶金黄 桃花蜜流淌
献给红色热土
和伏牛山挺直的脊梁

(二) 灵宝风味

函谷关的晨光化作浓香
坠入肉夹馍酥脆的裂响
溅起满地金黄
一生凉粉澄澈似琉璃
锁住长安古道的暑焰
羊肉汤蒸腾的白雾里
疲惫的脸庞
在金波中轻轻荡漾
寺河山的苹果
裹着紫金枣肉四季的甜
酿成岁月的金色契约
每一口脆响
都是阳光在舌尖绽放
大碗面挑起黄河的弧度
油花翻涌似泄洪的浪
花馍顶端的红
是枣姑娘羞涩的脸庞
恰似铸鼎原滚动大河的柔肠
四娃米线摊前
杜仲茶在壶中轻诵《道德经》
氤氲热气里
所有滋味
凝成猪头宴的高汤
噙一口苹果醋
乡愁的酸
摇曳游子心房

(三) 陕州食光

十碗珍馐勾勒黄土塬的轮廓
面豆在粗瓷盘如星闪烁
大营麻花旋舞
崤函石径覆满糖霜
青春羊肉汤的雾气
漫过车塘遗址的陶片
模糊了岁月的印记
百年卤汁里
牛肉纹理模仿观音的掌纹
陕州酒源酒坛
封存着漕运船工的号子
烩面扯开银练
糊卜沉浮如岛
糟蛋的琥珀中
游弋着永不落幕的
黄河夕照

(四) 潼池醴事

仰韶酒在彩陶瓶
沉睡七千个晨昏
醉倒的夕阳跌碎
将酒标染成朱砂的图腾
若东坡重来
定以诗换酒
笑谈雪泥鸿爪事
坡头驴肉的纹理间
嵌着秦赵会盟的回响
蚂蚁攀着韶山的雪线
驮着醪糟细浪
风味在齿间生长
酸面汤条挽新月
兜住贡米坠落的月光
米皮在案板铺展
裁出韶峰初雪的素裳
谷香漫过时光长廊
仙山门抖落云絮
飞鸿踏雪的足印
在崖壁漫成诗行
冰凌垂落的叮咚
是岁月的回响
天池红薯凉粉凝固时光
柿饼白霜抖落秋语
淡淡杏色的往事
化作舌尖一抹甜香

(五) 湖滨印象

天鹅湖的波纹轻漾
水花佛手糖糕炸开金黄
似凝固的浪在舌尖绽放
三味奇蛋糕的奶油
融化时光
虢国羊肉汤的热气
勾勒澄泥砚的古老轮廓
东坡肉泛着宋韵的琥珀光
御膳烩面在碗底蜿蜒
缠绕虢州的旧梦悠长
小水绿豆面如青碧丝带入汤
携着馄饨的清澈与麦芒
不远处
三门峡大坝吞吐云涛
中流砥柱挺起民族脊梁
幸福河廊道上
绿意与涛声共唱
白鹭与天鹅衔走暮色
每粒浪花都诉说着
自然与人类和谐的篇章

(六) 义马当鲜

巷道深处灌肠切开
露出糜层